

# 情書一束 情書一束 情書一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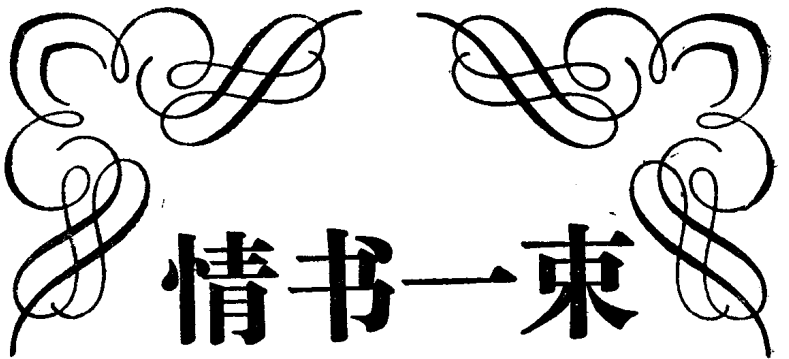
章衣萍 著  
尚海 小飞 编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I.246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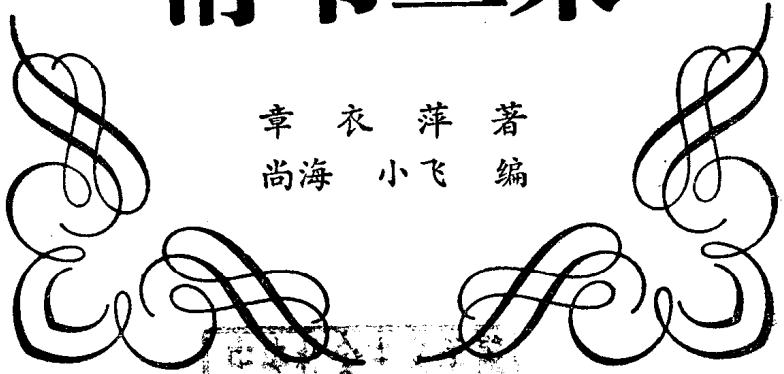
14

801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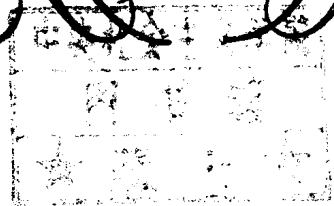


# 情书一束

# 情书二束



章 衣 萍 著  
尚海 小飞 编

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

\*200187074\*

情 书 一 束  
情 书 二 束

章衣萍 著

尚 海 编

小 飞

\*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)

北京市新源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 8.75印张 180(千)字
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000册 定价: 5.00元

ISBN 7-5043-1312-2/I·117

# 序

《情书一束》和《情书二束》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两部短篇小说集。作者章衣萍，当时是有不少作品问世的。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大多很陌生了。因为，一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都不大提到这位在当时颇为活跃的作家；而且，他的作品绝版也有五六十年了。

《情书一束》初版于1926年，曾先后印过三版，可见当时是颇受读者青睐的。小说以日记或书信的形式，展示了当时青年的爱情生活。在新文学创作的第一个十年里，这些创作无论内容与形式都是颇有创新的。对于这样一位在文学道路上作过探求的作者，我们是不应忘记的。

在作者离开我们45周年之际，我们把《情书一束》、《情书二束》合成一册出版，算是对这位二三十年代活跃的现代作家的纪念。在庸俗低劣出版物充斥出版界的今天，我们出版这样的情书，大概是决不为过的。因为，书中的感情是真挚动人的，且带有自叙传的色彩。

全书按原版排印，只对个别句子和文字的错讹处作了校正。

编者


# 目 录

## 情书一束

初版自序	( 3 )
三版自序	( 4 )
桃色的衣裳	( 7 )
上篇	( 7 )
下篇	( 27 )
红迹	( 50 )
第一个恋人	( 71 )
爱丽	( 82 )
阿莲	( 92 )
从你走后	( 104 )
松萝山下	( 110 )
你教我怎么办呢	( 127 )

## 情书二束

给璐子的信	( 139 )
痴恋日记	( 180 )
夜遇	( 262 )
情书二束跋	( 266 )
作者小传	( 268 )



情 书 一 束





## 初版自序

我不是文学家。所以这书出版后，世人对于它的毁誉，我全不计较。象我这样无能而且“地位很低”的人，世间的侮辱欺凌，正如太阳的光热一般，何地不饱受其恩惠。至如意外之誉，我曾对朋友K君表示过我的意思：就是眼前有人恭维我为文学家，或者后世竟有荒谬绝伦的人将我扯入什么文学史，那样空虚的无意义的荣华，在我看来，远不如我的亲爱的人的脸上吃得胖些更有趣味！

暮春  
衣萍



## 三版自序

我不知道，究竟何年何月何日把我自己卖到这个古庙里来的。但记得我初来的时节，嘴边的胡子没有现在这么粗，额上的皱纹也没有现在这么深，那时的我确是一个道地的青年罢，虽然并不怎样“翩翩”，我知道。

庙门似海，从那时一卖进来以后，便再也无法走出去了。天地之大，可去的地方自然很多。然而我为什么不去呢！这古庙有什么可以留恋的？——早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启目四顾，前面是红墙，后面是红墙，右面是红墙，左面也是红墙罢。灰白色的天，暗淡的窗上，送进一线的微弱的太阳光来；檐前的古树上，老鸦飞来呱呱地叫着。这形形色色，我初进古庙的时节就已经看够听厌了。然而我为什么不舍去呢？有志的朋友，或者要藐视地说：“守株待兔，非丈夫也！”然而我守在这里，不但无“兔”可待，就连猫子，狗子，狐狸之类也百年难遇，有的不过是每天早晨在檐前呱呱地叫着的老鸦罢了。老鸦的声音在我听来虽觉得讨厌，然而他的议论却是很正派，算是危言正论罢，难怪人们一听见就肃然恍然，仿佛大祸之将临。我有什么法子呢？老鸦是在空中飞着的，而我又没有弹子。所以株守古庙的原因，说是

“待鸦”，虽三尺童子，恐怕也是决不相信的。

然而我的确倦了，而且厌了。在灯尽人稀，夜深梦醒的时节，偶然也起了阿Q的思想：“女人，女人，女人。”即刻又觉得自己这思想之不正当，难免为老鸦们所诃责。然而宇宙之大，没有女人的和尚究竟也不多。居古庙而想女人，虽理所不容，亦情所难禁。“女人，女人，女人”，想着，想着，写着，写着，这样所以有《情书一束》的印行。

说《情书一束》是想着女人写的，自然没有什么不对。然而印行《情书一束》的原因，决不是再想引诱什么女人。为什么呢？为名么？我是不好名的，虽然人们决不肯见谅，我的确是不好名的！我自己明白。为利么？——对，这却有点难以否认。现在世界之上，清高的正人君子虽然也很多，然而印行著作不要版税的，大概是绝无仅有的罢。记不清契诃夫（A. P. Tchéhoff）曾对谁说过：“假如我有钱用得舒服，我的小说大概全要飞走了。”真的，假如我有钱用得舒服，我也决不想印行什么劳什子的情书一束了。然而天下之士，尽可放心，我又决不是想学契诃夫，要闯进什么艺术之宫之门，或攀上什么文坛之顶。

所谓文学是什么东西呢？我到如今还不大了然，以后也不会懂得的罢。我所写的东西，便是我自己的胡凑。自从《情书一束》出版以来，有许多报纸杂志上的大大小小以及不大不小的批评家，不惮烦地著文评衡，似乎至今未已。把这些评衡者的态度，包括起来便是如《世界日报副刊》记者所说：“骂的人虽骂得狗血喷头，捧的人却捧得香火供养。”然而有一事却使我十分赧然，无论骂我捧我的人，似乎多在那里佩服我的“大胆”，其实我却是一个十分胆小的

人，在《情书一束》里就因为胆小而删去不少。假如我能“大胆”，我也决不会长此拘守古庙听老鸦叫了，这是容易了然的。有几个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，（其中有一个不相识的朋友，信是由北新老板转来的，信末没有署名，他——或者是她——的深刻的同情和真挚的态度，使我感激得几乎流泪。）遥遥地写信来，问我的《牧师的女儿》何时印行。这是一册旧稿，为什么不印行呢？最大的原因，还是因为胆小的缘故罢。然而我还希望鼓起我的勇气，在明年的春夏间能写就我的《烦恼的春天》付印，那是一册长篇的作品，我愿意在这里先登一下广告，告诉那些无论是漫骂我或者恭维我的人们。

假如有人问我：“你自己以为《情书一束》写得怎样呢？”我将毫不疑迟地答他：“这是一册坏书！”然而，我料不到，这样一册“坏书”，竟于两月之中销去三千册。三千册销完了，再添印一千册，如今又添印两千册，一版再版三版。天下之人何以这样爱读这册“坏书”，实在有点难懂。然而，这在我个人，总是十分欢喜的。为什么呢？书卖得快，老板的钱也赚得快，老板的钱赚得快，我的版税也抽得快，可以用得较舒服，可以多买些糖果饼干之类嚼嚼而已。

天冷极了，听说京城里昨天一天竟冻死了一百多人。我躲在安闲的古庙里。居然无恙，还能执笔胡写，亦可谓如天之福。雪压着的古树上的老鸦又呱呱呱地叫起来了，我不能再写下去，就此搁笔。

冬天

衣萍 于古庙

# 桃色的衣裳

我费了许多心力和时间，将菊华和逸敏的残稿整理出来，即以付印。上篇为菊华的信，下篇为逸敏的日记。呜呼，原稿模糊杂乱，不能卒读。经我整理以后，谁还能看得出我的补写的痕迹，与原稿的真面目呢？菊华？逸敏？是耶？非耶？留待后世考据家的考证可耳。

呵，你们忠诚的读者呵，假如你们心中能得着一些婉转凄切的影子，那就是原稿的灵魂吧，望你们珍重！

## 上 篇

### (一)

可爱的朋友：

你果然能够“解脱”了么？你的“解脱”一诗，凄凉而且多情，真是令人一唱三叹，不忍卒读呢！爱情好像撒种，有时种子难免撒在石块上，有时风雨不顺，或者害虫为虐，收成便没有希望了。我从你给我的许多信中，知道你和她恋爱

的经过情形，看出你是一个爱情田中的勤苦农夫。你对于她的深刻的恋爱是可歌可泣的。然而你终于失恋了！爱情是不能买预约券的，了解这层也可自慰些吧！

昨天我正腰痛，小婢珠儿和邻家的姑娘们又围着要我说笑话。我胸中的新愁旧恨正不知如何遣去，所以便和她们强笑当哭地鬼混了。你的诗便是那时寄来的，我接着你的诗便一个人到房里关起门来诵读。珠儿和几个小姑娘多不住的怨邮差多事呢。

我现在还应该对你说：一个人由得恋而失恋，精神自然要颓唐些，其实失恋的人生，也是有意义而有趣味的。你自己应该怎样珍重自己是不用多说了。我认自己可以作你的精神上的安慰者，别的，我现在不敢说呀！

你爱的朋友 三月九日

## (二)

可爱的朋友：

你寄给我的几本书都收到了。我因为久病心情萎顿，环境又十分不佳，所以看书的兴趣也渐渐减少了。每天只是和小姑娘们谈几句闲天，或者阅几张小报完事。我的生命一天天的向沉沦方面走去，自己实在无法挽救了。承你的好意屡次函慰我，字字从心坎中出来的忠言，可爱的，我一定努力自拔，——但是如何能够呀！

我爱的朋友！我三夜不曾合眼了，想遍了床头也，望遍了床角也，真不知如何自慰慰人呀！我心境上常有突然而来的欢喜，当我闯入苦境的时候，大约是个飘渺的梦境吧。我

心境上常有突然而来的恐怖，当我得到乐境的时候。要说仍然是梦境，何以恐怖却长在眼前摇曳呢？

我爱的朋友，你永远是我所爱的，我放胆地说了，你相信吗？

你说：“这次的失恋，受的刺激的确太大了。”真的，刺激足以损失人的精神，颓唐人的健康，然而也未始不是一种实际的学问。沉溺在刺激的波浪里的人，遇着风浪过大时，往往自己感到承受不住。实际是领略真实的人生，生命的真意味，只有经过了刺激的最高潮的人，才能体味得到呀！

我想说的话竟象海岸一般的无涯无际的沉长，现在姑且留着，下次再谈吧。我要去睡了，望你到梦中去等着我。

你爱的朋友 三月十一日

### (三)

我的好人：

你对我竟要求……可爱的，你真是一个小孩，未免太急切了吧！你应该想想：像我这样一个病人，如何暂时便担得起你的深重的爱，担得起你的珍重的生命呀！几夜不曾安睡的我，不过得到一些甜蜜的安慰的梦吧。你不要笑我。我梦见我又病在床上，可爱的你却坐在我的床边，你的脸庞正同你寄给我的相片一般妩媚。你的呼吸比麝香还要香，你的脸比桃花还要好看，你的手比芍药还要美丽。你仿佛嘻笑顽皮地拥抱着我，要我吃药，我倒在你的怀中，只是撒娇撒痴地不肯吃。你含了一块糖果放在我的口中，要把药水硬灌下去，我没有法子，便用手呵你的腋下怕痒的地方，你哈哈一

笑，将一碗药水完全泼在我的身上，外面妈妈跳进来骂：

“闹些什么！”我吃了一惊，也就醒了。我爱的，我醒来望见房内漆黑，窗外三五晓星，在天上闪烁，外房内妈妈的鼾息声，也隐约可闻。我爱的，这是一个梦中的情景呀，假如是一个实在的情景，我却要害羞，十二分地害羞了！

我因为病久了，所以自己有时也忘记了自己是病人，但这番为了你，我又时时刻刻地挂念着我的病了。我的身上的病不知道何日可愈，但是至爱的，我心中的病，隐在心的深处从来没有告诉过人的病呀，我怎样可以不告诉你？

我要告诉你……但是至爱的，妈妈不久要到我房里来，我只好不写了，你且耐心等着吧。望你为了我而珍重你的身体！

你的好人 三月十五日

#### (四)

我爱的：

等了这样悠久的日期才真真地看着你的信，我是如何的焦急而且欣慰呀！

你又有一点不舒服，我也因为这样一天一天不接着你的信，正在胡思乱想地猜着呢。你已经痊愈了吗？真的，那么我也可以放心了。

我近来因为两个难解的问题攻着我的心，所以晚上又不时发烧了。我的妈妈也十分忧愁。我爱的，假如我的心中没有可爱的你的希望和梦想呀，我想我早应该离开这麻烦的世界，走入那冷酷的坟墓了！

我爱的，我没有一件事不愿意对你老实说呀。你为了我前信没有同你说明的事十二分着急，我也深深地感谢你的浓情与厚意了。但是我想说的话也正是长江一般的无涯无际地沉长呀，我从什么地方同你说起呢？我的境遇这般恶劣，我不能埋怨上帝，只有痛恨我自己的运命吧！

这是上前天的晚上，妈妈们都静悄悄地睡熟了，我一个人偷偷地起来，点着灯儿，想把心中的话尽情地诉你，刚提笔写下了“我爱的”三个字，没来由地一阵心酸，眼泪便忍不住的滔滔地滚下来。我便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。那天晚上我发了一晚的烧，直到第二天的午间才好。

我爱的，我是一个有了婚约的人，这件事当使你十分难受吧！有什么法子？生在中国这样的社会，整千整万的女子都为了爷爷<sup>①</sup>或妈妈牺牲了，随便替她嫁一个人，所谓嫁鸡跟鸡，嫁狗跟狗，这本来是中國女子生铁铸成的奴隶命运。这件事，我一想起来便十分心酸，所以从来没有和任何同学或朋友说起过，就是介绍我和你通信的德珍姊也不知道。

我爱的，让我告诉你：那一年，是我十四岁的一年吧，我的爷爷从甘肃回家。我爷爷在甘肃做道尹，那一年夏间歇任回家，就在家中闲居了。我的哥哥是很怕我爷爷的，他平常在家中作威作福，但只要闻见爷爷在门外咳嗽一响，便登时满室肃静，鸦雀无声。爷爷因为在家中无事，所以同几个官场老友，常常抹牌消遣。那时他爱我，实在胜过我的哥哥，他说我比我的哥哥聪明伶俐。我少时便会奉承我的爷爷，有时爷爷同妈妈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吵起嘴来，只要我撒娇撒痴地说

---

① 爷爷：指父亲，下同。



笑几句，他们俩儿的怒气便完全消灭了。因为我的哥哥生性顽皮，所以我的爷爷常常叹气，说我不应该是个女孩，假如是个男孩，他也就无挂无虑了。一个秋天的下午，我爷爷正和两个胖子一个老年人抹牌，那老年人名叫王荣，是做过南京道尹的，我们都称他荣伯伯。那天好像是星期，我站在爷爷旁边看抹牌，荣伯伯坐在爷爷的对面，他抹了一抹胡子，将我望了一望，笑着对我的爷爷说：“小姑娘一天一天地大起来了，也应该许人了。”爷爷也笑着将我的背上拍了一下，说：

“丑姑娘，没有人家要呀！”“好说，好说，这样好看的姑娘，倒没有人要吗？我来做个媒，好吃喜酒。”荣伯伯说到这里，我觉得害羞，脸儿一红，一回身便跑到母亲房里去了。

我爱的，这是我的婚约的第一幕的开始。现在想起，真恨那多事的荣伯伯，但自己那时为什么不反抗呢？自然是年纪太轻，而且心中总是怕羞，自己不好开口。后来那老不死的讨厌的荣伯伯的计划终于成功了。一天的晚上，妈妈将我叫到房中，说：“爷爷已经将你许给宁波任家，任家是有名的任百万，同荣伯伯很熟，所以这媒一做就成。”说了，她只是望着我笑。我红着脸儿站在妈妈面前，真羞得无地可容。妈妈接着又说：“任家的孩子听说长得很好，方脸大耳，很有福气，现在家里请了两个先生教四书五经呢……”我爱的，我那时在干河沿的女子小学读书，已经染着些一知半解的欧化了。我听说那孩子在家里读四书五经，心中的确有些不舒服了。想不到我的命运还有更大的不幸！是我订了婚约的第二年，一个冬天的晚上，我刚走近妈妈的房门边，仿佛听爷爷和妈妈正在谈论我的婚姻问题，我便悄悄地躲在房外窃听，只听见爷爷说：“小孩子吃鸦片，终不是好事！任